

煤油灯照亮的冬夜

□刘早生

收割完晚稻，谷子还没晒干入仓，父亲就草草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背着个蛇皮袋，一道和村里的男人们下广东打工去了。家里剩下母亲，既要打理田里地头的活计，又要管顾我们三个孩子。

冬天夜长昼短，吃过晚饭，母亲收拾好碗筷，又安顿了弟弟他们早早上床睡觉。我伏在饭桌上的煤油灯下写作业。那时村里还没电灯，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或菜油灯。我家的煤油灯是用一个废旧的墨水瓶改装的，灯芯就是屋后采的灯盏草做的。如豆的煤油灯，照亮的地方只有一小块。母亲搬了椅子借着我写作业的余光糊鞋底。每年冬里，母亲都要给一家大小每人做双新布鞋。糊鞋底的糨糊做晚饭的时候，母亲就蒸上了，是用红薯粉和水蒸的，蒸出的糨糊又白又黏。鞋底的料子多数用的是实在无法穿了破旧的衣裤、被面，也有一些是平时做衣裤、被面剩下的边边角角，但有的人家边边角角也舍不得用，因为还可用来打补丁。那时，农村人过的日子虽然苦焦，但都很惜物，很少浪费，这样的日子比现在感觉要扎实。母亲每糊上一层底子，都要用热的烙铁烫平。热的烙铁按在布料上，散发出微微的热气，有一种红薯蒸熟起锅时的味道。烙铁是放在母亲膝下火笼里加热的。在我们那里，每户人家都有几个大大小小的火笼，用来御寒取暖，也可用来烘干衣服。冬天时，灶膛里烧尽的木柴剩下的火屎，红彤彤地散着热。把火屎铲几铲到火笼里，盖上一层冷灰，就可暖上一晚上。

母亲糊着鞋底，不时问我脚冷不冷，冷的话就用烙铁把我脚下的火笼拱一拱，拱开灰后，露出红亮的火屎，散发出更大的热，脚一会就不冷了。

收到父亲从外面寄回信的日子，母亲和

我们三个孩子都会高兴一整天。到了晚上，母亲早早收拾好，抱了三弟，旁边二弟伏在她腿上，听我在煤油灯下读父亲的来信。在我念到父亲说他在外有了活干，也不很累，干一天能挣到三十来块钱，吃住也不错，勿用挂念时。我们脸上都是笑着。有时，父亲写的字我不认识，母亲就教我怎么念。写回信时，是母亲用我的口吻口述，我写。母亲说的，无非是家里大小都好，三个孩子也很听话，田里的活没有多少，花生、豆子都收回来了，栏里的那头猪，到年底出栏的话会长到二百多斤……最后一句总是，在外面要保重身体，不用操心家里。

墙上的那本日历越撕越薄，冬天也越来越冷了。母亲把鞋底都糊好了，又开始纳鞋底。我在煤油灯下看书，耳边响着母亲拉线时发出啾啾的细微声音。鞋底很厚，一般的针是无法穿过的，得借用锥子钻眼。母亲每用锥子钻眼前，都要在头发上擦一下，然后一手拿鞋，一手使劲用力把锥子穿透鞋底，再把针穿过，由于线比较长，母亲用牙齿咬住穿过的一头线，一边用手把线呼呼地拉过来。打鞋底的线是苕麻线，苕麻线是用一种叫苕麻的茎皮做的。许多人家都会种一小块地的苕麻，六七月份的时候收割了剥皮，用两片竹夹把外面一层青色的表皮夹尽，剩下的筋漂洗干净，晒干后就可根据需要搓成各种用途的线或绳。纳鞋用的麻线很坚韧，十分耐磨，常常是鞋底烂了，麻线还没断。

日子就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里过去。弟弟和我的鞋都做好，母亲让我们一一试脚，无一不合脚，看着我们穿上鞋，蹦蹦跳跳的，母亲很幸福地微笑着。接着又继续做父亲的，等到父亲带着一身风尘从外面回来，母亲的鞋也做好了，年也开始了，只是母亲常常忘了给自己做双鞋。

倾听自然

瓦上霜

□祝宝玉

时令过了立冬，气温陡降，清晨，见瓦上落了一层霜。薄薄的、淡淡的、轻轻的，附着在瓦上，似初雪的模样，淡定，宁静，让人不觉怜爱。

我特意找来扶梯，登至瓦檐边，轻轻拂拭，瓦上便留下一道明显的指痕，有了兴趣，在上面写下一个“霜”字，很快融化了。指尖上还残存着一层薄霜，凉凉的，沁入肌肤，沿血脉行走至心房，又传递给大脑，才幡然自己行径的轻浮，从扶梯上退下，转而又为自己，我虽已成年却仍有一颗未泯童心。瓦当是坚硬的，这烧制后的泥土蜕变成另一种材质，散热快，吸热也快。还没欣赏够瓦上霜的熠熠，便迅速地销匿在晨曦之中，寻不见了。

我想，瓦上的霜唯在明月之夜才更显妩媚，才能存得久，才能酝酿出醇厚的诗兴。

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月光如霜，在异乡游子的诗句里有了乡愁的味道。当这一层虚设的霜与那一层真实的霜相叠加，该会产生怎样的影效呢？天地朗照，瓦上凝霜，宏大的背景里，霜降是细腻的，不知不觉，悄无声息，水汽凝华，在瓦上，也在树上、草上、垛上、路上……但唯有在瓦上才能被观察清晰，才能被举目的诗人看到，才会“见异思迁”，联想到故乡的霜和月。

瓦上霜，何曾不是一场离愁呢。

宋代词人杨无咎有《永遇乐·鸳瓦霜明》，开篇言道：“鸳瓦霜明，绣帘烟暖，和气容与。云想衣裳，风清环佩……”秦楼鸳瓦汉官盘，鸳鸯瓦栖息在屋顶之上，成对成双，霜降之夜，相拥而眠，羡煞旁人。这是爱恋的寄予，是情爱的缠绵，是暗香浮动的阑珊呓语。因为有了明霜，才更显鸳鸯瓦的小巧可爱，婉柔动人。

瓦上霜是易逝的韶华。唐人张籍《赠姚怱》诗曰：“愿为石中泉，不为瓦上霜。”宋人陆游《读<老子>》诗叹：“人生忽如瓦上霜，勿恃强健轻年光。”这瓦是强说愁的基底，这霜成了飘摇风雨的横舟。人生多无奈，行走也凄凉。时光如霜，纵然光洁，但匆匆消逝，如世间所有珍贵的事物，是天惠，我们只能暂借来欣赏，终归要将其归还。

瓦是赋，霜是诗，因赋而生，抒情言志；瓦是实，霜是虚，虚实相依，冰然不同；瓦是维艰的人事，霜是飘渺的幻梦，柴扉开启，通往别样洞天。有霜之夜，黄树色暗，瓦白影小，世事何其繁，草木何其渺。唯那瓦上青霜，淡然宁静，自在荣辱。

读史明志

勤慎张廷玉

□王黑铁

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，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高峰。成绩的取得，首先得益于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个“大老板”的英明神武。但是老板再牛，员工不给力肯定也不行。在众多能臣干吏中，能历经三朝，为官五十年，居功至伟的，我以为当首推安徽桐城人——张廷玉。

张廷玉是典型的“官二代”。其父张英，进士出身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。那可是正一品——很大很大的官。人家官大，为人却很低调。从桐城“六尺巷”故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出张英的为人。张英的家教甚严，坚持“务本力田，随分知足”。张廷玉26岁报名公务员考试，老张就是主考官——多好的机会。但人家考虑到要回避，就放弃了。29岁再来，照样高中进士。

看来，一个人想要成功，最好有个好爹。一好是说，老爹最好有权有势，“拼爹”不吃亏。不拼爹也行，至少能在教育、人脉资源上不吃亏，不至于进京赶考连张高铁票也买不起。二好是说，老爹为人正派，家教得当。最好的家教就是父母的以身作则、言传身教。张廷玉本人对子女的要求也是十分严格的，他的三个儿子都很有出息。纵观中国历史，官二代大多不像样子，“官三代”就更不堪一提了。张家真是难得。

张廷玉的成功还得益于他的天资过人。人家做官，那是正儿八经公考出来的，没走后门。所任保和殿大学士，可是皇帝的第一秘书。雍正勤于正事，会也就特别多。每次军机处开会，老板也就动动嘴皮子。张廷玉则要趴在地上，“跪受笔录”，把老板的话形成正式文件。字要漂亮，格式要工整，语句要通

顺，意思表达要准确。要知道，那时候可没有电脑、打印机，甚至连钢笔、圆珠笔也没有。桐城人的文笔，名不虚传；张廷玉才思之敏捷，让人叹为观止。

能者多劳，张廷玉身为大学士、军机大臣，兼管户部、吏部、翰林院，又担任国史馆和其它好几个修书馆的总裁官，职务繁多，始终是忙忙碌碌的，“夙夜匪懈”“自朝至夕，无片刻之暇”。张廷玉处理公务从不过夜，来不及就熬夜，甚至在上下班的轿子里也在办公。雍正一朝承上启下，业绩彪炳，除了他本人的劳模精神，也离不开他手下这个实干高效的团队。其中，张廷玉的勤奋，实在让人肃然起敬。

出身比人好，天资也比人好，还比人勤奋，还让人活不活？出身和天资很难选择，也很难复制，倒是勤奋最值得我们学习。张廷玉除了勤奋，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，就是谨慎——为人谨慎、处事亦谨慎。康、雍、乾都是牛人，牛人都有点性格和脾气。伴君如伴虎呀！其间，官斗、党争又异常激烈。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呀！摊子那么大，问题错综复杂，多干就必然可能会多错。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呀！然而，张廷玉却都能办得井井有条，几乎到了“无错无过”的境界。历经三朝，为官五十年，善终八十四岁。死后依然备享尊荣——配享太庙。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十二名异姓大臣中，张廷玉是唯一的汉人。

乾隆虽然有些不满，但也承认张廷玉——“勤慎”。一语道破天机，衡臣之成功，无外乎这两个字。愿今天的我们也能把这两个字长记心头。

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